

缠绕《三味线》

唐大年（图／文）

简介

唐大年，导演、编剧、制片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主修电影剧作。编剧作品包括《北京，你早》（1990）、《北京杂种》（1993）、《都市天堂》（2001）、《十七岁单车》（2001）、《搜索》（2012）等；导演作品包括《玉》（2000）、《都市天堂》（2001）、《青春期》（2006）、《寻汉计》（2020）、《三味线——寻找太宰治》（2022）等；曾担任电影《隐藏在黑暗中》（2016）的制片人。

缠绕《三味线》

图/文：唐大年

一

说是“寻找太宰治”，也就是个由头。哪找去呀，都死七十年了。无非是去他待过的地方转悠，肯定也是物是人非，连物也都变样儿了，变味儿了。也不想拍成太宰治的生平，不是太宰治的专家，又不懂日文，生平事迹这类的片子，肯定有人做过不少，我们这些二把刀就别起哄了。

其实还是拍狗子。狗子这样一个形状的人，头次去日本，出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吃吃喝喝，聊聊太宰治，聊聊他整天追问的各种终极问题，死亡啦、自杀啦、男女关系，等等。人在陌生环境，异国对本国，作家对作家，现在对过去，这些种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一定会好玩。

老狼和狗子是发小，和我认识也近三十年，一起混过很多日子。熟、放松、知根儿知底儿、无话不谈。我和老狼一起出游过很多次，是好旅伴，旅途上善照顾人，随和、周到。他和狗子是两种生活状态，既然是拍片，正好有个对比。

也不要什么摄制组，也不怕糙，最精简的设备，一台索尼相机、一只外接话筒，就拍了。也预备了小蜜蜂、稳定器、三角架，很快发现全用不上。

去之前订行程，本来我想在东京住几天胶囊旅馆，胶囊旅馆除了睡觉，活动都在公共区域，住胶囊的人形形色色，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视觉上也会有新鲜感。没想到狗子一口拒绝，必须酒店，单间，怕休息不好。



（狼狗牛，三味线——唐大年摄）

在老弛的描述里狗子早上起来有一套仪轨，不完成是不出门的。烟得抽足，茶得喝透，屎拉痛快了，并且发呆、读报、听广播，按部就班之后，方才开始一天的生活。虽然略有夸张，据我们在日本的起居看，情况大致如此。

这是怎么样的习性呢？眼耳鼻舌身意都得活动开了才见人，才开始一天的生活，这种节奏和习气，如果是前世带来的，说明狗子前世很可能是一位贵族，身世应该不在太宰治之下。

二

说起来，太宰治知道，但并不熟悉。

中学的时候，方文曾经推荐过我读《斜阳》，读不进去。十年前，又买了一本，上厕所时断断续续地读完，心想中学时怎么能读懂这种书呢，要不是见过一些象草一样费力活过的人，怎么会读懂书里那些人物的痛苦呢。

这次为了拍片，买了一堆太宰治的书。把《人间失格》读了，半自传的小说。又读了他战时写的《津轻》，关于他老家的事，最后与奶妈见面的一章令人感动。还读了《维庸的妻子》，等等。很受益的是《知日》的“太宰治专集”，对于太宰治有了一个概貌的了解。

太宰治活的时间不长，生活经历简单，生活过的地方也不多。

我对太宰治有个佛教式的看法。佛教讲轮回，每个生命都曾经有过无数世的投生和死亡。又认为有六道，天道、修罗道、人道、畜牲道、鬼道、地狱道。就太宰治的个性和心理看，这家伙大概是初次投生人道，至少次数不多。生活里可以见到很多“人味”很足的人，他们对人的生活、人的关系很适应，应付自如，自然而然，与人相处熟练、融洽、得体。但有的人，象太宰治这样的，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负担，天生就吃力，各种担心、恐惧、不适应。对于一般人很正常的情况，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不自在，莫名的困扰，怯懦。总的来说，他的人生主题就是想“逃离”。按狗子的话说，他手边老有一个自杀的按钮，或者一手牌里的大猫叫自杀。

太宰治一生最有名的就是他的“自杀”吧。至少有五次是出名的，据说还有若干次半玩笑式的，或说不清的。更独特的是，五次中，有三次是拉一个女的“陪绑”，其中两个女的死了。因此我猜他是鬼道来的，一个“机灵鬼”。“生而为人我很抱歉”，鬼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很自然么？——虽然是借用别的人话，因为太恰当，成了他的不二标签。

上个世纪亚美尼亚的神秘主义大师葛吉夫说过，人的生命是一笔借来的钱，你每花掉一笔，就必须立即偿还，否则你就会欠一屁股债，总是不得安宁。太宰治就属于欠债太多的人，最后他以自杀的方式来偿还，对于他，多少挽回了一点尊严。难以想像他这个整天把自杀挂嘴边的人，耗到七老八十。

太宰治的文风，跟中国三、四十年代那些作家差不多，线索、结构和技巧都简单，颇散文化。我觉得，他出名不是因为写的好，是因为他独具一种病病怏怏的情绪，被他坦

白地展露出来。这种坦白里还有一丝狡猾，他多少知道坦白是别人所不敢的，并能够赢得好感。

拍片，总得挑点事、发生点冲突才好玩。所以常常故意和狗子唱反调，讽刺太宰治不道德，老是拉着女人陪丫自杀。《向着光明》里写太宰治勾搭太田静子，又矫情，又酸腐。除此之外，也不时贬低太宰治的作品，说他写的不够好。狗子总是奋力为太宰治辩护。

慢慢我明白狗子对太宰治不是喜欢，是爱情。爱情可能没有说的通的理由，那是一种内在深处的共震，超越了理性和语言。通常人们读太宰治都会觉得丧、颓、拧巴，但狗子跟我说，读太宰治，给他以力量。

后来我们在日本很多场合，也都听到日本人说，太宰治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有许多和他一样怯懦的人，他们从太宰治的作品里看到自己而感到安慰。

太宰治的老家金木是偏僻的农村，从东京到金木，至少要倒三次火车才到。

青森还出了一位文化名人，画家栋方志功。他有很多和佛教有关的作品。火车站大厅里展示着一套他的大型木刻。菩萨的立像。

通往金木的那趟小火车叫“梅勒斯号”。因太宰治的小说《奔跑吧梅勒斯》命名。在车头，放着一套太宰治全集供乘客阅读。

金木不仅偏僻，也衰败，街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人，极少商业，很多房子都大门紧闭，似久没人住。整个镇上只有两部出租车，得打电话约。

太宰治出生的地方，津岛家的祖宅，现在改名叫做“斜阳馆”，是太宰治故居，也是纪念馆。太宰治是笔名，他姓津岛，名修治。当年津岛家是当地土豪，大地主、还开着银行。这个宅子，前面是收租、办公，后面一家人居住，有花园，房间有和式，有西式——这和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国土豪一样，东西结合。

大名鼎鼎的“斜阳馆”，建筑本身没多少美感，与京都的那些大宅比，可说是比较土的。

太宰治颇以自家老宅得意，据太宰治夫人美知子的回忆录里写，战争期间第一次随夫回“斜阳馆”，太宰治问美知子感觉如何？美知子说道：“比过去听说的还要豪华好几倍。可就算回答惊讶，他似乎还是很满意，或许该说吓到腰都软了比较好吧。”——听这说法，想必太宰治没少跟媳妇吹牛逼。

据讲解员介绍，在这个祖宅里，太宰治也是压抑的，他只是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吃饭都上不了主桌，长子才是继承家业的。

从青森到金木，各种太宰治——太宰治便当、太宰治饼干、太宰治手绢、太宰治火柴……狗子很失落，心目中的文豪，怎么成旅游名片了。然而世事常如此，甭管家乡养没养育你，出了名，总得为家乡做贡献，连潘金莲都被好几个地方争呢。

我们在金木订了一家和式酒店，在镇子外，离镇子有十五钟的车程。

拉开酒店的窗户，是一大片水稻田，刚插完秧，齐齐的秧苗浸在水中，倒映着天光云影，一派乡间美景。

第二天在去镇子的路上，我们挤在出租车里，狗子说，这天也太他妈好了，早上一拉开窗，响晴薄日，我靠真受不了，腿都软了，赶紧拉上窗户。

为什么呀，我问他。

狗子连说受不了，什么他妈的晴天，他妈的阳光明媚，受不了，怕晴，喜欢阴天，最好还下点雨，那就踏实了。

看到蜷川实花（她刚新拍了一版电影《人间失格》）写自己听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正上出租车，无意中抬头向天上看了一眼，“天空犹如想把人杀死一样的美丽”。

狗子也是这样吗，要被好天儿杀死的感觉。

自己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对天气也变得敏感，早上醒来若是阴天，会隐隐不快，晴天就舒畅的多。可是有一阵在南加州待了几个月，天天怒晴、无处不是阳光耀眼，也有种要令人发疯的感觉。



（金木和式旅店窗外——唐大年摄）

狗子的胃已经喝坏了，啤酒也要烫了喝，这已经成为狗子传奇的一部分。狗子自己的说法是他年轻时候他无法跟人说话，必须要喝点酒才张的开嘴。还说他跟姥姥长大，在家里从不叫爸，也不叫妈，也不叫姐。爸爸、妈妈、姐姐这样的称谓是不可想像的，叫不出口。

跟狗子见面多是酒桌上，通常都是狗子来了，坐下，没话，然后迅速干了很多杯，开始兴奋，端着酒杯准备说话，站起来坐下，坐下站起来，一句话始终说不完，酒又喝了好多，然后迅速醉倒，人事不省，又无话了。

拍摄中，会随机逮着人问一些问题。狗子常备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你认为太宰治为什么自杀”。

日本人回答这个问题时，立即变得迟疑起来，嗯嗯呀呀地陷入思考，似乎要将自己代入到某个情景去感受一下，回答也多半是带着猜测、吞吞吐吐的语气，很少有张嘴就来，大大咧咧信口开河的。这个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这大概是一种生死大事上有敬畏之心的表现吧。

说到采访，狗子采访也象他平时说话，断断续续，支支唔唔，不成整句。而思路也信马由缰，不知是他独门的采访策略还是说话习惯使然。拍摄头几天无所谓，过了一星期之后，身体开始越来越累，整天端着照相机浑身酸疼，就对狗子采访时那种莫名的游离、发愣、失语很恼火。以前知道，恐惧会让人不自觉的愤怒，这次发现身体累了也会。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倒也没什么了，并没有为这些事真的生气。

三

有必要来一段罗嗦的，交待一下这次日本的拍摄。真是说来话长。

因为这年是太宰治去逝七十周年，狗子不知打哪听说太宰治之女太田治子写了本书，叫《向着光明》，于是由“西局书局”出面和新星出版社联系，翻译出版了这本书。为新星出版社联系版权的人叫李昊，他联系了朝日出版社，并且通过朝日出版社联系了作者，去日本有可能做一个视频采访。

《向着光明》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呢？先说作者太田治子，她是太宰治和太田静子的私生女，也是一位作家。这本书写的是关于父亲太宰治和母亲太田静子的故事。

太田静子是一个文学女青年，被太宰治搭上了。这位文学女青年是末落贵族之后，非常单纯。太宰治一边和静子勾搭，同时鼓励她写日记，把自己的生活、境遇、心情记录下来。静子认认真真地记了日记，然后交给了太宰治，于是太宰治以日记为蓝本，写了他的杰作《斜阳》。因为这部小说，太宰治登上了自己的文学之巅，在战后日本颓丧氛围中，赢得了大批粉丝，称为“斜阳族”。太田静子这本日记很久之后也出版了，叫《斜阳日记》，中国没有翻译。太宰治和静子之女太田治子也被称作“斜阳之女”。其实就在静子写《斜阳日记》的时候，太宰治已经搭上另一个文艺女青年——后来与他一起投水的山崎富荣。太田治子出生时，太宰治早已经无心与静子继续，所以新生的女儿从没见过太宰治。好在太宰治生前还是写信认了这个女儿，并给她取名叫“治子”。

如我们所知，《斜阳》没有属太田静子的名，也没有提到过这本日记，《斜阳》的版税也没分给过太田静子分文。太宰治死后，津岛家曾经拜访过太田静子，给了很小的一笔钱，表示关系的切割，以后再与津岛家没有关系了。

张弛和狗子都很重视这个采访，我一直不以为意。到我们出发之前，也没有确定采访的日期，新星出版社书也没印出来。狗子发给我《向着光明》的电子版，一路上，开始断断续续地读，慢慢生起了对作者的敬意。一个从未见过父亲的私生女写父母交往的故事，以及母亲被遗弃后的生活，真切，坦率，没有怨恨。

到了东京，采访的日期还是确定不了。原本打算把东京拍完，再去青森那边，然后就回国了。因为采访日期不定，只好先拍三鹰和吉祥寺，中途去青森，然后再折返东京。一路上我、狗子、老狼一直在聊这本书。

本来以为会约在朝日出版社采访，没想到是约在太田治子家，这让我们喜出望外，家的氛围当然要比乏味的会议室好多了。

太田治子住的地方离东京市中心很远，我忘了叫什么城市，要坐一个多小时火车。那天难得我们几个都换了稍正式一点的衣服，还临时约了另外一台摄影机，双机拍摄。下了火车，在站前和朝日出版社的编辑接上头，他领着我们去作者家。

街边的一座普通的公寓楼，到门口的时候比约定的提前了十分钟。朝日的编辑按门禁，传来太田治子的声音，说了几句日文。翻译告诉我们，她说不好意思，还在收拾，还是过十分钟再上来。

没想到屋子那么小。本来我心里猜想，离东京这么远，又约到家里采访，想必房子很大吧。我们三个人，加编辑、翻译、另一个摄影师，屋里已无下脚的地方了。窄窄的过道，客厅中间摆了一张餐桌，摆了两盘待客的点心，餐桌边有一台落地复印机，墙边一些柜子，杂乱的堆着一些书和镜框。窗边，一个小沙发，一个小茶机，和一把藤椅。这些家具之间，勉强可以站一两个人。隔着推拉门，可以看到还有两个小房间，踢踢米，堆满了书。事隔一年多，记忆肯定有挺多偏差，但是，简朴、杂乱的印象是不会错的。刚才门禁里说在收拾，并没有看出收拾的迹象——当然肯定是收拾了。

和太宰治是有几分像的。六十岁？乱蓬蓬的头发，语速很快。坐下先跟我们讲了半天她正在写一篇抨击军国主义的文章，说日本现在有人鼓吹修宪，要建立军队，她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不能同意这些主张。

采访中，她说母亲常常说最对不起的是夫人（指美知子，太宰治的夫人）。但是母亲一直没有嫁人，独自把她抚养成人。表示她与太宰治也是真正的情感。小时候，她们曾经生活非常困苦，饿急了的时候甚至会去翻垃圾桶。她捡了一些贝壳，母亲天真地认为这些美丽的贝壳可以卖钱，她记得她们挨家挨户敲门卖这些贝壳时，那些人的表情。

聊到写作的时候，她说除了写作之外，她还授课，还写美术评论，或去美术馆为人讲解艺术作品，因此她可以自由的写作，不必去迎合编辑或读者。

采访中提到她的女儿曾和她一起住。从屋里看，象是一个人住的，女儿也许已经出嫁，也许独立住了。从没提到丈夫，又一个单身母亲和女儿的故事吗？——这些只是我的瞎猜而已。

从太田治子家出来，不知为啥，我们三人都很被这位女作家所感动。



（与太田治子女士告别——唐大年摄）

四

在三鹰的某晚，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块牌子，是太宰治自杀前待的地方的旧址。太宰治租了一个鳗鱼店的二楼当写作间，70年前，那个雨夜，他和山崎富荣在这儿喝了酒，溜达到玉川上水，投河了。玉川上水现在的水很浅，目测连腰也没不过吧，但那天晚上，据说因为下雨，水很大，山崎富荣又很决绝，用一根红绳将两人绑在一起，这次太宰治真的就完成了他的心愿。

鳗鱼店已经不复存在，泥土小路也变成了大街上的一座过街天桥。我说，这是太宰治人生的最后之地，狗子你得来一段吧。狗子头上裹着印有太宰治字样的头巾，拎着一听啤酒，跳上台阶，象哈姆雷特一样，开始了：要活着，死你保证不了尊严啊……狗子冲着虚空，好象太宰治就在那儿，像是同坐一桌的两个醉鬼，聊了起来。

银座四丁目附近有个酒吧，是太宰治生前常去的，叫鲁宾。Lupin，酒吧的招牌形象是带着高礼帽，表情点邪恶的独眼先生，出自于法国侦探小说中的人物怪盗绅士“Arsène Lupin”。

酒吧二十年代开张，老板是位女士，现在吧台后面的墙上仍挂着她的素描像。酒吧现在已经是女士的儿子在经营，儿子也已经比我们这几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还老了。

据说当年这里名人云集，川端康城、直木三十五、小津安二郎等常常在此出没。太宰治当年顶多算个崭露头角的小字辈。他那张的坐在吧凳上的著名照片就是在这家酒吧拍的，但据说也是因为拍别人，太宰治主动要求自己 also 来一张，蹭拍的，竟成了名作。



（复刻太宰治——唐大年摄）

银座四丁目和中央通交汇处，应该算是世界上最繁华的街口之一吧，差不多每次来东京我都会来这里溜达，在街角的小店里买两个豆大福吃。

狗子站在街口念了《斜阳》里的一些段落。夜里九、十点钟，街上还是人来人往，有不少是中国游客，没有什么人停下来围观，我们不象卖艺的，所以也没人给钱。狗子投入地念了很长时间，文字变成了声音，和街上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意思变得模糊，文字中的情感却还在，象音乐一样。太宰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七十年后，会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叫狗子的作家在这里用中文念他的小说吧？那个叫太宰治的人，已经在七十年前在水里和情人一起逝去了，由他引起的涟漪还在时间中攀爬扩散。这是不是他所期待的呢？反正他是无法为此而得意了，恰如老杜说李白：“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

五

这篇小文写了很长时间，老弛一直在骂我写的慢，耽误了西局的各种百年大计。一九年开始写了一部分，一直没收尾，直到了二零年席卷全球的新冠开始，我滞留在美国。

每天人们都在恐慌、焦虑、谣言、思考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毫无结论。

一直在写纽约疫情系列的“纽约兰兰”在街上散步时被卡车撞死了。

西班牙医生在手机上哭诉不得不给六十五岁的老人撤掉呼吸机让给年轻人，只打一些镇静药减轻痛苦，等死。

老黑率老婆、岳父、岳母从澳洲转道夏威夷来洛杉矶，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请人代孕的两个孩子要出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纽约州长因为隔几天就用好莱坞大片般的演讲，鼓舞居民、警察、国民卫队、医生与疫情斗争，迅速蹿红。

教皇在大教堂门前的阶梯上举行祈祷仪式，对着雨中空无一人的圣保罗广场发表“致全城与全球”的布道。他身后是一个特殊的十字架，罗马1522年瘟疫时，这个十字架被举着在各街道上巡游16天后疫情好转。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周末至周一举行三天的法会，祈祷瘟疫平息。

来美国随身带了一本叫《日本色气》的书，里面写江户时期男女风情：

那些“因恋爱而变得憔悴、可怜乃至愚痴”并且不能自拔的男女，就像绚烂开放的樱花一样，双双情死，香消玉殒。他们满足于一边听着三味线伴奏一边沉缅于死亡的想象中，他们在恋爱与生命的中途消失了。

不知为什么这些话让我对太宰治又多了一点“理解”——不是，是“想象”。

好吧，到此为止。

附记：

太宰治曾经说过：“我的半生是喝闷酒的历史。为什么非喝不可呢？因为我是软弱的人，如果不喝酒，就这样一本正经地与人交谈，三十来分钟就会累得要命，卑屈地惴惴不安起来，觉得受不了。但一喝酒，就得以遮掩心情，即使胡说，内心也不那么反省了，于是大有帮助。”

这段和酒有关的话不知是什么时候记下来的，不知该往文章里哪段塞，就留这儿了。